

##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途径

###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e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National Parks

吴承照<sup>1\*</sup> 欧阳燕菁<sup>1</sup> 潘维琪<sup>1</sup> 王丽娜<sup>2</sup>  
WU Chengzhao<sup>1\*</sup> OUYANG Yanjing<sup>1</sup> Pan Weiqi<sup>1</sup> WANG Lina<sup>2</sup>

(1.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 上海 200092; 2.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 上海 200232)

(1.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enter for Planning and Research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Shanghai Academ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ience and Planning, Shanghai, China, 20023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02-0057-06

DOI: 10.12193/j.laing.2022.02.0057.008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1-12-06

修回日期: 2022-01-13

#### 摘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哲学命题,也是科学问题,从生物共生、社会共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同文明时期和谐共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三层含义:生命共生、文化共生、区域共生,即人与野生动植物和睦共处,民居建筑及各类游憩、管理、保护设施建筑从选址到形态风格均应尊重地方历史、传承风景文化、保护乡土生态。国家公园生态服务流与生态产品价值流必须惠及地方居民、驱动区域发展,区域城镇与社区需要积极支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形成保护促发展、发展促保护的良性可持续机制。按照帕森斯AGIL模型理论,能力提升、社会协同、保护文化等是国家公园和谐共生的必要条件。由此提出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4个机制:持续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一体化机制、国家公园社区的多重发展机制、动态即时的监测反馈机制;及4个途径:高效的管理体制、精明的保护政策、科学的管理规划、严格的保护监管处罚。

#### 关键词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和谐共生;AGIL模型

#### Abstract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is also a matter of science. From biological symbiosis, society symbiotic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s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national park has three meanings: life symbiosis, cultural symbiosis, and regional symbiosis. That is, people and wildlife coexist in harmony; the site location and landscape style of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of recreation,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hould respect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inherit landscape culture, protect local cultural ecology.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low and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flow of national park must benefit local residents and dr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communities should actively support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 ecosystem. According to AGIL model theory,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national parks to develop a benign and sustainable mechanism to promote conservation, including management ability education, social harmonious, protection culture. Therefore, the article proposes four mechanisms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n national parks: a continuous and diversified capital investment mechanism,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for national park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multip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and a dynamic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nd four approaches: 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shrewd protection policy, scientific management planning, strict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 Keywords

national park; natural protected area;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GIL model

#### 吴承照

1964年生/男/安徽合肥人/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风景园林理论与规划设计、景观游憩学与疗愈景观

#### 欧阳燕菁

1998年生/女/江西九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 潘维琪

1994年生/女/湖北孝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自然保护地管理规划、景观与旅游规划设计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uchzhao@qq.com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编号: 20FGLB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自然景观游憩健康资源评价方法及其疗愈模式谱系研究”(编号: 32071835)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昆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大会上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源。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sup>[1]</sup>。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当代人类共同的价值共识，什么是和谐共生？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行动？从CNKI等数据库文献检索来看，相关研究不多，文章对此开展探索性研究和思考。

## 1 和谐共生——从哲学理念到政府行动

### 1.1 哲学理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理念，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化解这个危机的理论源头即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天人合一的延伸与行动拓展，依据天人合一思想实现地球万物和谐共生，生命共生，生命与自然系统共生，顺应自然规律。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要求人

类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孔子曾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要维护自然平衡、保护自然演替<sup>[2]</sup>。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对工业文明反思所得出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自然才会滋养人类。中国传统且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山水精神、生态伦理、生态美学和朴素的本土生态智慧，融入国家公园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之中。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性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每一类文化都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文化和山水人居，维护一方生态平衡与持续发展，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景观，展示了和谐共生的地域场景——风景智慧。

### 1.2 从生物共生、社会共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从生物共生、社会共生理念中演变而来的。在生态学上，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的共生组合 (Symbiotic association)。社会学家受生物共生论的启发，提出社会共生理论，以帕森斯 (Parsons) 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帕森斯AGIL模式建构了社会共生的行动系统理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必须具有适应 (Adaptation)、目标达成 (Goal attainment)、整

合 (Integration)、潜在模式维持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 等功能<sup>[3]</sup> (表1)。适应具有双重性，既要适应系统的环境，又要能够调整环境以符合系统本身的需要；任何社会系统都必须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包括自身与服务社会目标，既要具有能够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也要有整合社会资源为自身发展目标服务的能力；同时要有自我更新、自我革命的能力，要有维持系统健康运行的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要有激励每个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机制<sup>[4]</sup>。

AGIL模式是针对社会系统提出的，将其应用于国家公园人地和谐共生也是可行的。国家公园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要实现生态系统保护目标，必须从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两个方面行动。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是国家意志，是一项政治行动，关系到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项目标，必须获得社会共识，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共同行动，同时国家公园管理组织与管理人员要有专业化的管理能力、管理文化，既能高效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又能不断创新，适应管理需求，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适应保护需求和保护环境的变化。只有具备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这4方面的能力，从整体性上构建行动机制，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相互配合，形成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行动系统，才能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

表1 帕森斯 (Parsons) AGIL模式结构一览表<sup>[4]</sup>  
Tab. 1 Schema structure of Parsons AGIL<sup>[4]</sup>

	适应 Adaptation	目标达成 Goal attainment	整合 Integration	潜在模式维持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
内部功能 Internal function	有机行为体系 (管理机构、社区、企业等)；高效的组织结构	保护与发展目标；社会服务目标	社会组织体系 (督察、法院等)；凝聚共识统一行动	文化体系 (价值观、教育等)；自我更新、学习；激励的行动文化，管理制度
外部功能 External function	适应环境的能力	政治组织体系 (行政，党派等)；国家目标与投入	获取社会资本、社会行动支持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与自然关系从对立走向互助统一是新时代人类的普遍共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针对工业文明人类支配自然的危机关系而提出的重要思想, 这种思想的转变预示着文明的转型, 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型与重建。

### 1.3 多类型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

自古以来地方社会就将生物物理、人类和超自然世界嵌入其社会关系<sup>[6]</sup>, 形成与自然存在共生的关系, 因此其社会经济活力与环境资源基础的长期可持续性有着内在的联系<sup>[6]</sup>。国家公园管理中也必须重新发现这种智慧, 以确保其繁荣的未来。在更详细的解释中, 共生的相互关系主要分为三个类别: 当涉及的两个实体都从关系中受益时的互惠主义; 当一个实体受益而另一个实体不受影响的共栖主义; 当一个实体受益而另一个实体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寄生主义<sup>[7]</sup>。

在国家公园的语境中, 共生关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参与性”, 人类通过建立合作和互补的关系促进所有其他物种的关系发展。国家公园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社区受益并维护国家公园的生态完整性, 这是互惠主义的共生; 进入国家公园的人们能够获得与自然互动相关的所有好处, 国家公园管理在游客满意度和资源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可看作是共栖主义的共生体现; 而长期对国家公园资源过度依赖且造成生态资源损害的行为, 如过度采伐、偷猎等对国家公园自然环境构成严重挑战的寄生主义的共生关系亟待加以制止并增强监督管理。

### 1.4 生态文明与和谐共生的中国行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方针

政策, 包括改革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推行国土空间规划、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 从法规政策、体制机制、空间布局、绿色发展等多层面多维度制定一系列策略, 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和主导思想, 在理念与制度、生产与生活、当代与未来、区域与地方等方面作出统筹布局并统一行动。在理念上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 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因素, 不是可有可无的依附因素; 按照这个理念的制度安排即是国土空间规划, 三线划分与红线管控相结合,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美丽中国、公园城市, 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四梁八柱; 在生产与生活上强调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推行绿色消费, 以“双碳”行动实现碳中和, 实现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地尽其用、代际公平, 把人类活动限定在自然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

##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国家公园理念

### 2.1 国家公园的性质与和谐共生

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生态保护第一。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 km<sup>2</sup>, 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生态、文

化、科研、教育、游憩是国家公园5项基本功能, 生态系统保护与社区绿色发展是国家公园的基本任务, 区域发展是国家公园的必要责任。建立保护区域和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有效联系与增加保护区域之间的联系同样重要<sup>[8]</sup>, 转变社区生产与生活方式, 从社区对立走向社区共管共享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可持续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本质上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途径, 通过大尺度生态系统保护, 为社区脱贫致富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动力, 实现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和谐共生。以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流和生态产品价值流为基础, 实现国家公园与区域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理念到生态行动, 需要一个系统化的保障制度和整体性的行动体系,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系统性目标与碎片化治理, 大保护理念与小发展行动的错位。要从根本上解决有效保护问题, 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必须协同发展, 自然系统多重价值持续利用,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建构集政治、文化、经济、社区、管理于一体的国家公园生态综合体<sup>[9]</sup>。

### 2.2 国际上国家公园和谐共生的多类模式

和谐共生既是理念又是目标也是策略, 纯粹的无人区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是很好的状态, 但实际上难以做到, 同时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人们与当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少, 传统的生物文化价值正从文化记忆、习俗和制度中受到侵蚀, 英国乡村田园模式(图1)、法国加盟区模式、非洲野生动物旅游模式(图2)、澳大利亚土著人模式(图3)等都是基于各国国情基础上探索出来的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模式<sup>[10-13]</sup>。美国国家公园是以荒野保护为特色的世界公



图1 英国约克郡山谷国家公园 (引自<https://www.yorkshiredales.org.uk/places/littondale/>)  
Fig. 1 Yorkshire Dales National Park, UK

图2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Sabie自然保护区 (引自刘树英, 等. 南非自然保护区发展新态势(二)[J]. 资源与环境, 2018(05): 54-62.)  
Fig. 2 Sabie Nature Reserve, Kruger National Park, South Africa

图3 澳大利亚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原住民接待 (引自<https://www.australia.cn/zh-cn/places/alice-springs-and-surrounds/reasons-to-visit-ulu-and-the-red-centre.html>)  
Fig. 3 Aboriginal reception in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Australia

图4 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 (引自<https://www.meipian.cn/1ict2pk2>)  
Fig. 4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USA

认的保护地模式(图4), 从建园之初驱赶印地安人的战争行为到如今让印第安人参与管理共建共享的文化重建行为<sup>[14-15]</sup>, 充分说明了原住民与社区的文化价值观念、长期积累的生态管理知识等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 3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丽中国的经典展示, 是国土空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层面, 生命共生是目标, 文化共生是形象, 区域共生是基础。

### 3.1 生命共生

生态系统保护是国家公园的基本任务, 这个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人地复合生态系统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系统以野生动植物多样性为基础, 以旗舰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为保护核心。栖息地、食物链、生活行为空间是确定自然生态系统范围、完整性、原真性的主要依据, 小流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空间单元。在大尺度自然生态系统中, 以传统农业、畜牧业、林业为特色的人类活动历史悠久, 人类活动作为

生态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 有些野生动物离不开人类生产活动, 这是国家公园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系统, 于是被纳入保护范围。国家公园的基本性质之一是社会公益性, 是全体国民的生态福利, 是滋养身心、陶冶情操、抒发爱国情怀的最佳教育游憩地域。游憩系统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适应性开展的现代人类活动系统, 同传统农牧业系统一起共同形成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共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演替。

### 3.2 文化共生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视觉形象是丰富多样的动植物景观、优美的风景、独特的民居风貌与人文景观，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的共同特点之一即是自然化、地方性的设施建筑风貌，从入口区景观到游憩设施、服务设施、管理设施、保护设施等建筑景观均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色彩、高度、材料、尺度、风格、位置等保持适地性、适应性、乡土性的统一，生境、画境、意境的统一。这些统一的核心基础是文化共生，人为建筑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文化共生的深层涵义是设施建筑的生态性，资源利用生态化与零碳排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体现在日常行为规范与保护管理行动中。

### 3.3 区域共生

国家公园不是封闭的孤岛，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系统，同周边区域存在4类关系：行政关系、文化关系、生态关系、服务关系。

(1) 行政关系。大尺度自然生态系统一般跨越几个不同行政区域，如大熊猫国家公园跨越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其他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等均跨越省级行政区，跨越市、县行政区的保护地更多。不同行政区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既要保护共同的生态系统，又要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

(2) 文化关系。中国山多高原多，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大，一山之隔方言不同，文化的流域性、区域性特色明显。国家公园范围一般跨越不同流域、不同文化区，同一文化区通常一部分在国家公园内，一部分在国家公园外，但社区之间的文化交往依旧存在。

(3) 生态关系。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捕食行为是不受国家公园边界限制的，如黄石

国家公园的野牛、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东北虎、西双版纳亚洲象等。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保护需要周边区域的协同，而周边区域也因为国家公园的建设生态环境逐步变好，水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空气质量等向良性发展，为周边区域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同时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生物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

(4) 服务关系。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是区域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是区域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区域村镇城体系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恢复与功能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包括基本服务和特色服务。基本服务是指基本生存服务如餐饮、住宿、交通等，特色服务是指专业技能支持的服务如教育、攀岩、探险、疗愈、医疗、骑马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地方来说是区域国土空间品牌、生态资本的注入，通过建立以国家主导投入为主的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吸引多渠道资金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和恢复，以及必要的保护与管理设施建设，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和生态产业发展，以科技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与资源利用的效率，提高综合效益。

## 4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机制与途径

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人文生态系统保护与区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协同机制的建立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可持续保护的关键，归纳起来主要是4个机制4个途径。

### 4.1 共生机制

(1) 持续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公园可持续保护的关键，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以市场化社会化资

金支持为补充的多元化机制比较适合中国国情。政府主导投入可以保障保护主流化；可以保障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有限的资源利用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通过特许权制度的建立，科学发展游憩旅游、传统农牧业、文创产业等，积极引导社区参与，建立社区主动保护的可持续机制。

(2) 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一体化机制。国家公园是区域发展中的绿色资本、生态资本、区域形象的代言，是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sup>[6]</sup>。国家投入资金主要用于保护，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为目标，把项目设施建设与资金使用效率挂钩，通过入口社区与特色小镇建设系统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社区矛盾，建构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一体化机制。

(3) 国家公园社区的多重发展机制。社区作为国家公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发展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利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sup>[7]</sup>。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多元组合，从三江源、武夷山、钱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机制来看，共同特点是立足自身特色，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就业转型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技术提质与品牌提升相结合，园内生产与园外加工相结合。

(4) 动态即时的监测反馈机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性是社会公益性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生态系统保护为前提的，在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监管就非常重要，无论是游憩教育科研活动还是社区生产生活活动，均需纳入统一的生态影响监测体系中，动态即时的监测反馈机制是监测体系有效性的关键。

### 4.2 共生途径

体制与政策是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规

划与监测是和谐共生的技术保障。

(1) 高效的管理体制是凝聚社会共识、调动社会行动、集约利用资源的重要基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初心就是改变多头管理状况，国家直管、地方协同、利益共享。

(2) 精明的保护政策是从一刀切管理方式走向精细化管理方式，因地制宜，根据每一个社区、每一项游憩活动、每一块地的生态状况、每一个物种的健康行为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

(3) 科学的管理规划是统一思想、行动的关键协调平台，其核心是基于国家公园空间系统的三大关系的协调：保护、利用与发展关系，政府、社区与企业关系，监测、调控与监管关系。

(4) 严格的保护监管处罚是建立在科学监测体系与评估基础上，从单一科研监测走向全域管理监测，仪器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建立共享的监测大数据平台，智能管理与人工管理相结合。

## 5 结语

科学、文化、利益的博弈使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从纯粹荒野保护走向多元协同、和谐共生管理。在承载力平台上建立协同机制，科学保护、景观提升、文化认同、利益协调，既要突出政府保护意志，又要尊重社区信仰与土地情感，学习传统生态经验，既要人为建设增添人文内涵，彰显生态文化价值，又要平衡各方利益共建共享，各得其所，美美与共。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EB/OL]. [2019-08-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19/c\\_112489361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19/c_1124893619.htm).
- [2] 梁鹤年. 国家公园或可行“天人合一”实践[J]. 中国投资, 2020(Z8): 42-45.
- [3] GEORGE R. Soci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0.
- [4] 唐凡, 徐海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 36-46.
- [5] ARTURO E. Whose Knowledge, Whose nat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1998, 5(1): 53-82.
- [6] NANDA R, SHRESTHA, et al. Ecopolitical Battles at the Tarai Frontier of Nepal: An Emerging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1996.
- [7] WILKINSON D M. At Cross Purposes[J]. Nature, 2001, 412: 6846.
- [8] FERREIRA S L. Balancing People and Park: Toward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e Town and 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1, 14(3): 275-293.
- [9] 唐小平. 国家公园: 守护地球家园的最美国土[J]. 森林与人类, 2021(11): 12-18.
- [10] 王应临, 杨锐, 埃卡特·兰格. 英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评述[J]. 中国园林, 2013, 29(09): 11-19.
- [11] 陈叙图, 金筱雯, 苏杨.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J]. 环境保护, 2017, 45(19): 56-63.
- [12] 唐芳林, 孙鸿雁, 王梦君, 等. 南非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J]. 林业建设, 2017(01): 1-6.
- [13] 张天宇, 乌思.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及启示[J]. 林业经济, 2019, 41(08): 20-24.
- [14] 玛莎·桑德维斯. 想象中的荒野——美国的国家公园与原住民[EB/OL]. [2021-11-22]. <http://www.gefsgn.cn/detail.php?id=487&fid=14&cid=4>.
- [15] 杨锐.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J]. 中国园林, 2001(01): 62-64.
- [16] 吴承照. 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绿色发展模式[J]. 旅游学刊, 2018, 33(08): 1-2.
- [17] 陈涵子, 吴承照. 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多重价值[J]. 广东园林, 2019, 41(05): 48-51.